

奈保尔为何狂暴而迷人

□韩浩月

【文化论坛】

这几天,在印度恒河、亚穆纳河、萨拉索沃蒂河这三河交汇处,不知道是否会迎来一位特殊的“客人”——英国印度裔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——按照他生前的遗愿,除了少部分骨灰撒一点在英格兰威尔特郡之外,大部分骨灰将由后人带到印度。

也有可能,奈保尔的骨灰会被暂时留在家中,等待着现任妻子纳迪拉百年之后,一同出发前往印度。在奈保尔被装进骨灰盒之前,被他视为儿子一般的猫,已经被放置在他卧室中一个骨灰盒里很长时间了。奈保尔想要与他爱的女人、爱的猫永远在一起,这是多么传统而又感人的故事。只是,这个故事也很容易令人想起奈保尔的第一任妻子帕特、第二任妻子玛格丽特。

在读者心目中,有两个奈保尔。一个是写出《米格尔街》《印度三部曲》《神秘的按摩师》《自由国度》等力作的文学大师,一个是性格狂暴、行为粗鄙、刻薄挑剔的“恶棍”。他这一生,除了作家的辉煌名头之外,剩下的称谓恐怕都上不了台面,比如“渣男”“嫖客”“虐待狂”“势利小人”“白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辩护者”……如果不分开看待奈保尔的文学成就与私人形象,那么,喜欢他与研究他的读者,难免会被分裂感缠绕。

奈保尔的个性养成,与他的出身、文化环境、生活遭遇紧密相连。出生于殖民地的他,在成名之前一直饱受身份困扰,印度婆罗门后裔家庭以及肤色,给青少年时期的奈保尔带来了一生难以摆脱的噩梦。这种困扰体现在作品里,就是他长期对印度进行毫不留情的嘲讽与精准犀利的批评。当然,从文学层面看,这种嘲讽与批评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感情报复,闪烁着思想的魅



力。要承认,故乡的痛苦滋养了奈保尔的文学心灵,在深入挖掘与勇敢呈现自己对故土的复杂情感方面,很少有人能做到像奈保尔这样坦白。

这种困扰体现在情感上,就是孤独、焦虑、不安,尽管帕特、玛格丽特以不同的方式给了他巨大的帮助与安慰,但奈保尔仍然像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,只有通过身边的女人永不停歇地索取、压榨、虐待,才能获得一些暂时的安全感。奈保尔对亲密关系手足无措,看电影时只要银幕上出现亲密镜头,他都会低头逃避。但奈保尔同时又对亲密关系极度依赖,在创作进入低迷期时,他祈求帕特的陪伴,只有帕特在身边,他的写作才得以进行下去。而在与玛格丽特一起生活时,奈保尔经常把她打得鼻青脸肿,乃至于施暴的手都受伤了。通过暴力建立的亲密关系,疏解了奈保尔的慌张与虚弱。

但在帕特和玛格丽特眼里,奈保尔又是迷人的。奈保尔令人着迷的地方,当然不是他的身体、相貌与后期暴得的财富,而是他仿佛永远也挖掘不尽的才

华。文学创作成为奈保尔唯一的救赎之道。依靠文学改变命运成为他唯一的路径依赖,这一点,无论是他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,还是与帕特在英国结婚之后,以及四处游历获得创作素材时,他都深刻地明白。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脱口而出“感谢妓女”而轰动全世界的人,就是他。但在各大媒体以此为标题进行整版报道后,人们还是接受了他的“坦诚”。

是的,在奈保尔那里,“坦诚”是一种可供交换的价码,这也构成了他“迷人”的一部分。他将名声置之度外,把所有美好的、丑恶的、真实的、虚假的、善良的、卑鄙的想法公之于众,他坦然承认他要以此获得创作的密码,展示一名作家的良知。在为传记作家提供的资料中,奈保尔毫无保留,所有隐私记录全部提供。对于传记作家写出的作品,奈保尔亦无条件接受,一字不改。抛开奈保尔的人品,单从作家的立场上考量,在曝晒自己心灵方面,奈保尔的确是少有的向卢梭看齐的作家之一。

晚年的奈保尔是“迷人”的。“狂暴”的奈保尔已经在他的身体里死去,年迈的躯体促使他必须沉静、温柔,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对这个世界颐指气使的力量。在现任妻子的霸道管理之下,奈保尔开始偿还大半生对女人欠下的债。中国作家麦家在接待奈保尔的过程中,也表示不太相信那些有关奈保尔的传言,出现在麦家眼前的,是一个“慈父”般的老人。可惜留给奈保尔“迷人”的时间彻底没有了。

作为故乡的敌人、印度的“背叛者”,奈保尔选择死后把骨灰撒在故土的河流之中,这是他表达的一种和解方式。故事在此开始,也在此结束。如果有来生,奈保尔也一定会选择在印度出生,因为只有在那里,他的身上才会烙满如此清晰的苦难与荣耀。

【观影笔记】

《一出好戏》：暗藏玄机的人性寓言

□王珉

试想某天陨石撞地球的末日来临,一小部分人幸存下来,他们以荒岛求生的方式,开始重新洗牌演变社会阶层,在搞笑荒诞中,用“博弈论”和“丛林法则”建立新的社会体系。首次执导电影的黄渤,看似戏仿经典的《鲁宾逊漂流记》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《楚门的世界》《蝇王》等文本再创作,实则是与一些知名导演集体构思,颠覆了以往真人秀的伪命题,使得魔幻现实主义的生存游戏更加真实,堪称黄渤版的“诺亚方舟”。

《一出好戏》中黄渤依旧饰演小人物——马进,他是公司底层的老员工,一心想着通过买彩票来改变命运。某次公司组织员工出海游玩,两栖巴士却不幸遭巨浪吞噬被困孤岛。更具戏剧性的是,马进竟时来运转,彩票中了六千万元。先喜后悲的情节线转折,荒诞的叙事结构,成为电影引人入胜的亮点。

“微型社会”的“好戏”,可分为三个阶段。阶段一象征帝王通过革命武力夺取政权,王宝强饰演的司机小王通过简单的以暴制暴,胁迫众人劳动取食;阶段二象征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实行雇佣劳动制,于和伟饰演的张总挖掘到生存必需品,富有智慧和经济头脑的他利用扑克牌建立起实物货币的交换规则;阶段三象征帝王禅位转交权力,马进和张艺兴饰演的小兴离群索居处于饿死的边缘,却意外收获从天而降的鱼雨,他们从一无所有变为大赚第一桶金的商人,巧妙利用两个阵营箭拔弩张的关系,打破原有格局,使困兽犹斗的孤岛真正成为乌托邦,张总和小王也自动“禅位”给马进。

电影的深刻命题在于从人性隐喻到社会寓言的折射。小王擅长野外生存,他被推选为团队“领导”,对不听话的成员拳打脚踢,表现出颐指气使的权威性。幸存者出于生物学原理“人饿了就要吃饭”,只好相互谅解妥协,集体“消除异端”,达成共识“要吃就自己干活”,团结互助,不允许不劳而获。与世隔绝的孤岛,象征着法外之地,道德、法律和尊严被逐层剥去,幸存者似乎退化成一堆“人猿”,而孤岛化身“动物世界”,衍生出妙趣横生的舞台剧戏码,展现人性的复杂和善变。

痛苦代表差异,欢乐代表平等。最终,所有人向马进俯首称臣,因为他点亮了伊甸园般的精神世界。大家盈满笑意地穿上蓝白条纹的“精神病号服”,跳起社会摇的狂欢盛宴,隐喻着众人的疯癫,欢乐突破阶级利益与集体分享,这种“羊群效应”或从众心理,映射出现代社会的种种病态。

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视听奇观,黄渤赋予电影喜剧的外壳和科幻的内核。视觉效果让人脑洞大开——水陆两栖的巴士劈波斩浪,与巴士车身擦肩而过的深海鲸鱼,从天而降、活蹦乱跳的鱼雨,海啸中怪诞的水下舞蹈,一具白色的北极熊尸体,被拦腰斩断的倒扣的船……在新奇诡谲和现实残忍之间,这些富有创意的超现实主义影像,不仅令人叹为观止,而且隐喻着所有人的世界观都是颠倒的。

片末,孤岛被开发为旅游景点,当有人被问及大家怎样活下来时,回答是选择性遗忘那些难以启齿和面对的“恶”,学会放下,懂得遗忘。如此温暖的结局,救赎了人性的贪婪和欲望。

当代“娜拉”仍需做出选择

□刘天放

【若有所思】

一百年前,《新青年》以“易卜生专号”的形式,将《玩偶之家》带到中国,掀起一股女性解放潮流。一百年后,北京人艺又重新将这部作品搬上了舞台。近日,由两位青年导演韩清和丛林执导,孙茜和李洪涛主演的《玩偶之家》引起关注。

1879年,易卜生的《玩偶之家》问世,就震撼了整个欧洲。这部戏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,是因为它的诞生恰好赶上妇女解放如火如荼的年代,不仅触动了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和众多进步人士,在普通群体中也反响强烈。该剧被视为“宠物妇女”觉醒的代表作,也被看作呼唤“真正人”复归的一部大戏。

《玩偶之家》的女主人公娜拉,在丈夫海尔茂眼中就是一只“玩偶”。他精心打扮她,用肉麻的爱称叫她。诚如胡适所言:“她自己不拥有思想,她丈夫会替她思想。她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意儿,很像叫花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逗人开心的。”为了给丈夫治病,娜拉不惜冒用父亲签名借高利贷而遭到起诉时,丈夫竟骂她是“下贱女人”。而危机过后,他又换了一副面孔继续他的甜言蜜语,以至于娜拉最终醒悟,离家出走,去做“一个人”。

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,该剧传入中国后随即引发一场妇女解放热潮。鲁迅先生后来的《伤逝》,就被视为一部中国版的《玩偶之家》。不过,鲁迅笔下的“娜拉”和“海尔茂”,即子君和涓生却有所不同。两人冲破传统束缚组成了小家庭,但子君终因经济上完全依附涓生,而在涓生失业后两人的爱情也分崩离析。子君离开后在旧家死去,涓生追悔莫及……

事实上,对易卜生最崇拜的当数胡适。他在1930年写的《我的思想》一文中明确指出:“《科学与人生观序》《不朽》《易卜生主义》这三篇代表我的人生观,代表我的宗教。”胡适看重的是女性首先必须“解放”自己,成为一个真正的“个人”。他在很多场合都强调:“救出自己是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。”鲁迅则认为,只有独立的意识,而没有独立的经济权,娜拉出走之后大概只有两条路,不是堕落就是回来。

但无论如何,解放自己,首先使自己成为“一个人”而不是“玩偶”,才最为关键。胡适和鲁迅对此的态度大体一致。《新青年》以“易卜生专号”的形式将《玩偶之家》带到中国,掀起一股女性解放潮流,到现在已有整整一百年了,现代女性是否仍需要

启蒙?启蒙得是否彻底?即便是有了做“一个人”的想法,但真像鲁迅主张的那样有“经济权”吗?

历史总是很相似,也似乎有轮回。别以为现代女性拿着智能手机,每天出入于高楼大厦或回到布置得看似温馨靓丽的家中,就不再需要启蒙或解放了。“嫁鸡随鸡”或“既嫁从夫”的观念,是不是依然根深蒂固?当然,多数现代女性早已不是丈夫的“玩偶”,但也有些人面临艰难的选择。娜拉出走了,目的是想做“一个人”而不是“玩偶”。如今,是否还有娜拉一样的女性?现代娜拉们是不是仍无处不在?

一部《玩偶之家》,又岂止是带给女性启蒙和解放的开山之作?所有人都该抛弃“玩偶”这个附身魔。易卜生救出了自己,也唤醒了更多娜拉不再当“玩偶”,那么,如今的娜拉们何在?她们或是他们在觉醒后,能摆脱束缚,真正拥有自由的天空吗?从这个角度讲,易卜生的《玩偶之家》远未过时,所有人,即便生活在当代,仍需做出选择。两位青年导演用这部传世名剧致敬一百年前的《新青年》,就有了特殊意义,也值得关注。正如两人所言:“经典的魅力在于,永远有人在演,永远有人在排。它是研究不尽的,越是接近,越发现里面的深刻。”